

前言

成立于2014年9月27日的新雅书院，是清华大学为探索世界一流本科教育而设立的第一所“住宿制文理学院”。书院以“古今贯通、中西融汇、文理渗透”为宗旨，推行“以通识教育为基础、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的本科教育模式。

书院学生在大学入学时不分专业，进入书院后首先接受以数理和人文为核心的特色通识教育，一年后学生可依据个人志趣自由选择清华各专业方向。学生在大二进入各个专业院系后将获得新雅书院和专业院系的双重身份，接受双方的联合培养，但是本科阶段的学籍管理、课外学习和生活均在书院完成。书院成为师生共有、共建、共享的文化场所和公共空间。

在过去近十年的办学探索中，新雅书院在通识教育与书院制教育两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截至2023年秋季，已经毕业三届本科生，目前有在校生429人，分布在清华20多个专业方向。本刊编辑部与新雅书院联合开办此栏目，意在通过新雅培养的学生成长之路来看新雅的理念和培养方式对学生的具体影响，由此管中窥豹新雅书院如何持续探索具有世界一流、中国特色、清华风格的本科书院教育。

张园：寻找大地的力量

► 特约记者 王舒艺 陈怡皓 李昶宏

时间回到2014年的夏天，现已在牛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的张园，彼时还是个刚从太原来到首都的、初出茅庐的小姑娘。由于对绘画的兴趣，又有“领军计划”的加分，她选择了热门的建筑专业。对当时的她而言，被意外地分入新雅，可能接近一个“晴天霹雳”。18岁的张园想不到，往后五年，新雅、建筑将共同发挥作用，如两道神奇魔法，自此改变她的人生轨迹。

来到新世界：抗拒与归属

被分入新雅书院，对张园而言，最初只是一个被动的事实。

2014年，新雅书院刚刚成立，

连书院名字都没起好，就叫“通识教育实验区”。“通识教育实验区”从钱学森力学班、法学院、生命学院和建筑学院进行二次招生。二次招生的政策因学院差异各有不同。如张园所在的建筑学院，实际是把通过“领军计划”进入清华的学生抽调出来，放入新雅。

对于被突然分入“通识教育试验区”这个结果，张园的第一反应是抗拒：“我是一个叛逆的人，你越是塞给我什么，我越是不想要。我当时甚至找老师想退出这个项目，”张园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当然，我被老师拒绝了。”

分入“通识教育实验区”首



张园在英国国家美术馆

先意味着麻烦：需要重新分班、更换宿舍；也带来了迷茫：为什么要成立什么实验区？接受通识教育，是不是意味着什么都得学习？那我的专业还是不是建筑，还能不能拿到建筑学学位？

“万幸”的是，实验区的方案相当温和。同学们很快发现，

通识教育仅仅意味着选修 12 学分的通识课程，用以替代原本培养方案要求的文化素质课程，其余一切如常。但这 12 学分，却在未来四年甚至更长的日子里，改变了包括张园在内的一大批人。

张园至今仍然记得初到新雅的场景，除了迷茫，也有憧憬与好奇。那是一堂介绍课，在一个年代久远的阶梯教室里，老师们轮流走上讲台，向学生们介绍自己的课程。他们反复地，掷地有声地说道，新雅的理念是“绝不开水课”。

尽管当时，张园对什么是“水课”毫无概念，她仍然感受到真诚的意味，也意识到这样的通识教育意味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都不亚于对待专业课程。

张园很有亲和力，微笑起来时会让人感到亲切可靠，就像邻家的姐姐一般。光看长相，可能很难直接联想到她日后在人文社科领域所投入的热情和确立探索方向时的坚定。

张园自嘲，初入清华、初入新雅的自己是“山西土包子”。作为一个理科生，她起初无法适应人文通识课程。“我在第二学期上了高瑾老师的《十九世纪英国文学与艺术》。我当时可以说没有任何英国文学基础，甚至很多中译本都没有读过。外国语学院的同学英文水平好，又熟悉十九世纪著名的作者，一上来就

得心应手，反观我们，山西这种‘落后’的地方连英语听力都不考，我无论是语言能力还是文学素养方面都挺受挫的。”

她清楚地记得，当老师笃定地对着几位建筑学同学说：某位建筑师的名字你们一定听过时，她身旁的两个同学毫不犹豫地地点头。“刚来清华的时候我特别骄傲，所以我很倔强，我想要装得懂一点，所以当看到那两个同学在点头的时候，我也会跟着点头——其实我心里还在嘀咕。”张园笑道，“你看我今天也想不起这个建筑师叫什么。”

更切实的挑战来自写作。课程第一次作业要求写 800 词的英语小论文。而此前张园的写作上限是 150 词——因为高考英语作文只要求写 150 词。除了英语写作外，困扰她的有时是一些细枝末节：“实际上，我连 Word 写作应该用什么格式、什么字体才比较学术，都完全都不知道。”

但好在授课教师耐心温柔，通识课强调“文本细读”的授课方式也给了像张园这样的初学者足够的发挥空间。“它不需要你对于文学的脉络，或者是对于其他的文学作品有非常深入的了解。拿到一首诗也好，一篇小说也好，你可以直接从头开始读，以一种比较轻松的低姿态进入到一个文本当中。”跳出文学脉络，直面作品本身，纯粹的阅读在最开始



张园在牛津的毕业照

不要求知识的积累，只要求真诚、细致的感受。在这一个过程中，张园和其他同学因教育背景差异而形成的差距被渐渐地拉平了。

告别了最初的抗拒与不安，对于书本单纯的热爱踊跃起来。高中时代，张园曾把课间躲到操场读《子夜》视为学习生涯短暂的消遣与闲暇。成长于普通工薪家庭之中与应试教育体制之下，张园时常感到身上背负着无形的压力，以至於一旦放松，便会被负罪感淹没。在这种紧绷感的影响下，“读书”的行为本身也会让她感到不安——担心耽误了学习时间，担心读书是一种“游手好闲”。但通识教育却告诉她，“读书是应该的”。

在评选清华特等奖学金时，当时的新雅书院院长甘阳老师曾称赞张园“不带任何功利心地选



张园在山西长子县测绘传统建筑

修了多门新雅人文通识课”，但对张园而言，通识课意味着可以理直气壮地读书：“它把读书变成了一门课，所以当我花时间读书时，我不会觉得我在做游手好闲的事情，不会产生心理上的愧疚。”在巨大的压力下，20岁的张园没有时间去北海划船，不敢放任自己去圆明园闲逛，但好在有通识教育，作为一个完美的“借口”，让她得以驾一叶扁舟，在书海徜徉。

“我感觉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在从前20年的人生中完全没想过有一天会花这么多的时间读书。”一提到读书，张园的神情温柔起来了，眼里闪烁着灵动的光。“我忽然发现原来世界还有这样的理解方式，它不只是理工科的计算、理性的空间安排或是捉摸不定的审美规则，也

可以是宗教的、社会学的，或者是充满文学性、诗性的，它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真的是像大观园一样的世界！这是我从这些课程里面得到的最大快乐。”

随着在通识教育之路上越走越远，曾一度被抗拒的新雅成为了她的精神港湾，存储着土包子进城的挫败和在陌生领域手足无措的惊慌。“因为新雅的存在，我好像永远都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个只是我生活和学业其中的一个附加品，我做好了当然好，如果我做不好，也跟我将来要从事的事业没有什么关系，尽力而为就好。”

改变的魔法：建筑与人文

“柏拉图的洞穴隐喻讲得太好了——当你出了洞穴的一刹那，你感受到的并不是欣喜，而是炫

目，你忽然会觉得什么都看不清楚。”

张园出生在理工科家庭，在刚进入清华时，也顺理成章想成为建筑师。新雅带给张园强烈而炫目的感受，使她感到快乐，也让她变得迷茫。伴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张园感到自己正在慢慢偏离原定的轨道。

她开始不再笃定地要做一个建筑师。

在大三、大四阶段，张园经历了迷茫期。彼时她甚至厌恶建筑，觉得建筑设计是一种“自我欺骗”：“设计来源于灵光一现，但我却需要用非常外在的、具有复杂性和深刻性的故事与概念去解释我设计和制作它的过程。”

“异乡人”是为数不多的能让她感到心安的作品之一。这是一个与北京城市化问题相关的设计。她曾设想过许多新鲜的、异化的，甚至商业化的、博眼球的设计。但只要一想到做出来后还需要虚无地写出一篇“推销”稿，这件事就令她难以忍受。

一天，她走在清华园西北角，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至，路旁的快递站工作人员们哆嗦着整理物件，不时地停下来搓搓手跺跺脚，那一刻她被击中了。她想象着能在清华的西北角建一面弧形的墙，冬天冷峻的西北风呼啸而过的时候，庇护着这群远道而来谋生存

的异乡人。在不断完善方案的过程中，张园将设计方案确定为“树”，在大树的庇护下，冬可挡风，夏可避暑，还可以在大树旁修一个看电影的地方，给校园里工作学习的人们以精神慰藉。

虽然这栋建筑只是一个课程作业，并不能真的落地为弱势群体带来生活上的改变，但“异乡人”这个作品的设计过程，让张园意识到，建筑可以有精神上的意义，哪怕只能在生活中存留一瞬间。张园认为，这个设计之所以能有说服力，不是因为简单机械的建筑设计，而是具有文学色彩和人文关怀的力量，最终引发了她的共鸣。

“我是和这些人打过交道的，我知道他们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故事。然后当我用一个带有多重含义的方式去介入生活的时候，我会感觉到我在和这个世界建构一种非常特别的连接。”张园笑着，尝试解释她“心灵震颤”的感受。

在意大利交换时期做的设计，让张园更坚定了走将建筑与人文结合的设计道路。当时的导师给她布置了改造洛莱托广场地铁站的任务，该站点位于米兰老城区，附近街道破败，治安不佳，常有盗贼和瘾君子出没。为了做好设计，张园花了很多时间调研整座城市，并鼓起勇气认真端详这座地铁站。

她发现了“折叠米兰”的“秘密”。米兰有多副面孔，有的城区充满了艺术气息，无愧于时尚之都之名；有的城区摩天大楼参天耸立，昭示着它的发达与现代。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偌大的城市，数量众多的难民却没有容身之所——2017年正值欧洲难民潮爆发——只得聚居在老城区的桥洞、地下通道和地铁站里。而这些场景，被折叠在米兰城的下方，不为常人所知。

在前往地铁站的路上，公交车里挤着许多衣衫褴褛的人。看着他们来来往往，张园想到，她要做一个具有精神意义的设计，能让难民在灰暗的生活中，看到一些温暖和希望。她想在交通环岛的荒草地上建起一道“门”，让这个地铁站不仅是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更包容、庇护着这些流浪者。这个方案最终被老师评为优秀，并递交至城市政府，设计意图从虚无开始走向沉甸甸的真实。

在那一刻，她忽然发现自己在逐渐走向另外一条建筑设计的道路，在这一条道路上，她更希望通过建筑的社会意义鼓舞更多人，于灵魂深处产生震颤。

不过，浪漫主义的设计并没能给张园通向职场的答案。她也尝试跨专业推研到人文学院，不过早早就被拒绝了。偶然之间，她看到了牛津大学有位教授在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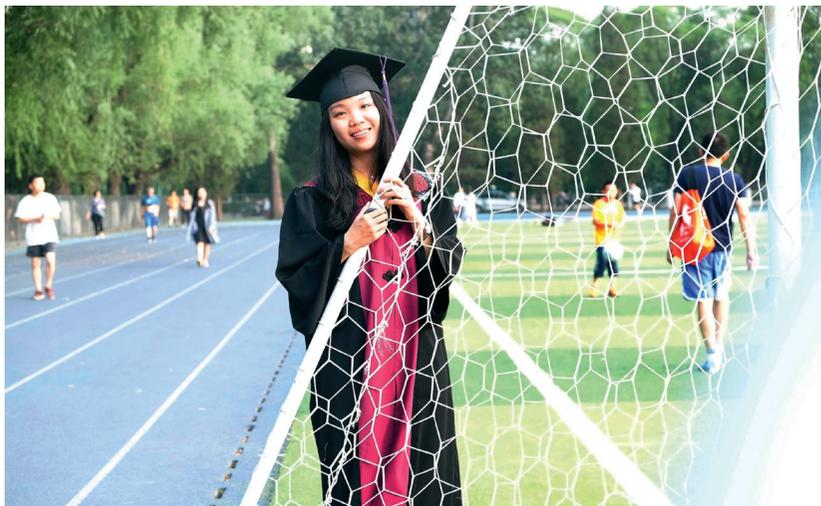
日本建筑相关的人类学研究，似乎这样的学术还是一个能够继续探索建筑与人文的场域，于是她决定转向人类学。

异乡再出发：回顾与展望

从理工科到人文社科，从建筑跨越到人类学，似乎每进入到新环境后就要迎接一场兵荒马乱。张园笑着调侃说，她觉得牛津与她“八字不合”。

和新雅相似，牛津是书院制，但是由于历史原因院系更为独立。学习上，牛津小班教学的规模更小，且以学生的问题导向为主，而生活上则是与清华截然相反的零散。初入牛津，张园感到手足无措，“我不知道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就像一开始进入新雅时不知道该怎样去写一篇小论文一样。”在完全不一样且更具专业性的体系中“摸爬滚打”，张园逐渐摸索出一套自己对待专业的独一无二的想法，也在思考清华新雅给她带来的影响。

2020年，独自身处牛津，张园决定组织一次非正式的新雅院友聊天。同学们在线上相聚，共话人生。正是在这次谈话中，张园惊讶地发现，新雅在很多同学身上都留下了或多或少的烙印。比如，同一个宿舍选择宏观生物学方向的同学和选择风景园林方



张园在西操的毕业照

向的同学，最终竟不约而同地投身于自然保护的研究中。

她对此很意外，因为大部分2014级的同学与新雅的联系都止步于12学分的通识教育课程，从功利的角度出发，这些任务繁重、给分标准严格的课程对于同学们的成绩未必起到正面影响，她的几个同学甚至最终没有完成12学分的课程学习。但是，或许是因为新雅接受过的教育，或许是因为在新雅遇到的人，影响早已在潜移默化中发生。

张园在同学们的人生路径中望见自己。

作为四字班的老学姐，想到明年进来的新生又是四字班，将开启新一轮十年，张园颇有感慨。“十年前我刚进学校的时候，我是怎样想十年之后的我呢？”她挠了挠头，陷入了回忆。“我当时好像觉得自己会成为一名小

有名气的建筑师，穿着一身黑衣，酷飒地走在街上，然后指指点点说哪些房子我参与过设计。”说完，她自己都忍俊不禁。

对人这一生尤其是青年时代来说，十年已足够漫长，漫长到回看十年前的理想发现变化之巨大，漫长到无法想象十年后的生活。五年前，张园立志用建筑改变弱势群体的生活。谈及这理想，她有些感慨。从建筑系的学生蜕变成牛津的人类学学者，她逐渐看到了建筑设计背后复杂的条件。建筑师的身份只是设计者，她仿佛可以像上帝一样掌控整个方案，但又常常离现实太遥远，实施过程中的各方诉求、资金、劳动力、运力等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

二十七岁的张园仍然会陷入自我怀疑，时常询问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否真的具有意义：“我做一个有关怀感的设计，并不一定

能落地。我做一个发掘普通人日常生活意义方面的研究，也不一定能够真正带来什么影响。”她真诚地坦白自己的迷茫，承认自己的人生仍处于“探索状态”。

当我们请她给学弟学妹们说点什么时，张园的神情变得郑重，她给的回答非常简短，却掷地有声：“寻找大地的力量。”张园解释道：“有批评说新雅飘在空中，新雅好高骛远。可我觉得大地的力量永远是清华新雅给我提供的那份吸引力以及学术路上热情的来源。我希望之后的学弟学妹们也能有这份力量。”

寻找大地的力量，与祖国大地上无数的人共同呼吸、相互联系，这一直以来都是张园前进的动力。如果说，是清华大学“行胜于言”的校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指引张园寻找大地的方向，那么新雅学贯中西、器识为先的教育，又使其有所超然，赋予她更深沉的思考和更隽永的坚持。

“大地的力量”，谈到这里，我们都不禁微笑起来。在评选特等奖学金时，当时的老师曾形容张园“单纯、朴实，又有才华”。朴实、坚定而又真诚，张园身上打动我们的，不也是一种大地的力量么？

大地沉默而磅礴，张园行走在路上。🍇